

紹述先生文集

四

16

2124

4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和信
2/24
4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類

正字通序

溯觀玄古之始風氣尚朴人文未闡虫虫焉蠢蠢焉以識相付固無禮樂之可觀奚有文籍之可徵神聖繼作書契爰肇形以察乎目聲以辨乎耳義以別乎心記久明遠以牖斯人而人始異乎物矣博典庸禮託焉以行嘉猷宏議託焉以傳賢雋廉節因是以彰

男善韶校



巨擘元，愍目是以沮其義用吁大矣哉。自是而後體日變音日廣義日轉而其用日益無窮焉。成于史籀變于邈斯流于蔡張而以至於今日矣。夫字不過以寄事傳言而已而年代遷革假借訛傳不可勝計於是乎有訓詁之書有音韻之學有篆隸楷草之體以解其詁以審其音以辨古今之俗異同省贅之別此字學之所以興也。爾雅最古矣繼是而有說文有玉篇有唐韻有埤雅近時韻會字彙之作學者宗而取正焉。清氏興南康知府昆湖廖文英括前世字學之書為二字通為卷凡三十有二字據字彙而稍增萃

古今之箋釋覈篆隸之源流辨聲音之純疵匡謬訛搜剔無餘可謂集字學之大成矣。坊人謀梓丐序於予因謂凡事之變其始也必簡簡而備備而繁繁而弊有虞之時示民不過曰五刑而已降及于周其屬及三千晉鼎鄭書法制日新嬴氏之世其苛密秋荼如也民不堪命矣漢興矯之約法三章耳字學之日煩而年瑣其有類於此歟爾雅已還其書日增而斯書之浩瀚比諸前世之籍豈徒倍蓰乎哉。然覆載之間氣絨密運生齒日孳民用日廣則宮室器服之制亦不能不日繁宜字學之日增亦其勢然也。非博

而學之詳而說之則亦未能以及之于約也予故恐其繁之或至於弊而又喜其博之可以反之約也讀者莫厭其繁而務掇其約此書之益亦豈小乎哉
五年乙未仲春 德

下學算法序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古今之悠久也測候以致之推步以計之先而弗違後而奉之輿地之廣也錢穀之瑣也有度有量有權衡以節其遠近以均其出納民時於是乎可授經費於是乎可制非數孰能與之數之為事也吁大矣哉古人尚實不崇虛飾凡關倫

紀資生養者皆無不講且習之故禮樂射御書之文併之于數列為六藝焉世之弊也去實就華文士之當從事者誦數焉爾耳葩藻焉爾耳筆札焉爾耳乃若乘除紐拆之法視以為胥徒之賤務而至有手一把算子不知其縱橫者亦獨何哉若夫日運牙籌利拆秋毫者用數之失也非數之罪也穗積翁與信占籍伏見夙精數術勤辛多年造其精微著為一書曰下學算法近者其子以貫從予受學來請之序予也自知其失而躬蹈其弊亦不諳算法鄙言何足為輕重懇辭其託迫而不置今覽其書雖未會其玄妙而

嘉其精詳明備不惟有裨於算學而專心致志亦學道者之所當視效也為叙其首云
正德五年
乙未十月

明詩大觀序

弟長堅與一二友生輯明人諸詩名曰明詩大觀梓成請序因謂曰作詩難選詩亦不易譬猶吏也內而百司諸府分曹釐務外而州縣監司奉職牧民而績有能否課有殿最者吏也而別其淑慝考其上下舉刺之彰瘡之黜其幽而陟其明者三事大夫之責也然不有祁奚之公而有德操之明則舉措失當而賢不肖易所選其清乎甚矣詩道之有似自漢魏而唐也

而宋而元明世有升降者古今之盛衰也唐三百年自初而盛而中而晚風格時異者一代之升降也初之沈宋盛之李杜翹楚當時萬人辟易者一時之優劣也長短古今體制不一臺閣山林氣象或殊歡忻愉樂憂愁無聊各會其境而互有巧拙者一人之得失也人各用心而不能皆造其極非作之難乎而選焉者漢魏尚矣其於唐也自河岳英靈而至儀卿廷禮伯弔于鱗之選指不遑屈也然皆不能免於後人之議則選亦不易矣苟欲選耶其宜就其盛取其升拔其優收其得而何於明耶唐之選多矣亦不易選

也宋文優而詩不著爾後中州風雅餘分閨位固不
必選也故於明乎是選其就一代之升乎其拔一時
之優乎其取一人之得乎識者必辨之矣於是乎書
享保紀元
膺月日

唐名花詩集序

唐名花詩集武林楊肇祉字君錫所選次凡四卷楊
氏不詳其人恐明季之人也京師有藏之者頃將梓
因叙曰出乎自然之謂天成乎巧之謂人譚者藉口
固勿論也而徒知巧之為巧而不知自然之巧乃巧
之至也曷嘗觀夫水陸草木之花乎其苞萼葩葉之

整文縷等對細入毫髮非刻畫彫鏤之所能比擬也
其色澤淺深之勻紅膩粉暈孕黃胎紫非深續絺繡
之所能彷彿也天也人何與焉而巧至為其自然也
詩亦然三百篇之作往往出乎閨婦野人之口固非
較聲病協宮商而為之由衷之語天機觸發何嘗不
自然乎而萬世言巧者莫之能及也漢魏近古矣至
於唐體制雖變而趣猶古也亦以自然而勝也而巧
兼焉後之學者莫不以為法在焉而不及流而為腐
為俗為容易為蹈襲矯而變之為奇為僻為鑿為堆
隊仗甚矣其難也今觀楊氏之所輯初見如魚可喜

者咀嚼久之而知其務取古淡要歸乎自然以自然之巧賦自然之巧其斯以為唐名花詩集乎

享保丁酉仲夏

藍島鼓吹序

享保歲在己亥朝鮮國遣使修聘其吏曹參議洪致中弘文館典翰黃璿弘文館校理李朋彦偕製述官申維翰等寔來禮也歲之八月抵于筑之藍島縣次續食將命竣事復路而還其始至也阻風淹留州之醫官小野子麟與其學官書記唱酬賡和得詩若干篇名曰藍島鼓吹書來徵序于麟遊學在都屢造予廬日夕探討最愛文辭因謂之曰昔者三韓不賓國

命

麟

有違言我以武往殺伐于張豈唯其生靈之被荼毒已乎哉我亦蜚輓勞乎外抒抽空乎中當是時也欲優游乎文詞之間得平方今慶元建業已來承平百有餘年其使介之來威儀濟濟互以文翰詞賦相尚從容乎樽俎之間豈非昭代餘化之所覃也哉于麟之文播于外國獲其獎譽其所以文飾太平黼黻王猷者與有力焉毋以為小技而自狹也是為序

近思錄說略序

予近與澤田常省翁相識隱居丹州時到都下見過樊廬云男希自幼嗜學覃思經籍弱冠為會津侯所

識擢居儒職嘗著近思錄解已成帙願升一言其首
予以宋朝儒先之說與先人之旨不同辭之再四謂
疑而序之非情也序而疑之非禮也令嗣亦時通書
問屢叙繾綣不以其趣之不誤蒙推獎曰願因子
之言以託不朽辭而不可乃予心竊自許曰唯叙其
交際之好螢雪之勞以應之可矣而未果歲月荏苒
杳無消息頃日翁來叩予門曰向所告書梓將成而
希也不幸溘先朝露予年八旬唯有一息日望其成
立而今如此冀託子之筆壽予子之名於永世不朽
亦足矣淚與言下予情不忍拒乃語之曰此書也考

探

覈精詳援據明悉探濂洛之旨而窮其源委其才之
敏與業之勤固有以過乎人也則其書之傳也必矣
固不待予之言矣唯恨不相聚一堂親接謦欬商確
論辨以歸于一是之地耳吾豈敢謂人之心如吾心
乎彼不有得焉則我得矣不永其天悵也奈何遂叙
其言以寓掛劍之意云

○ 坦菴先生遺藁序

予嘗髫髻讀書齋中有通謁者出而應之有客肩輿而
到先子迎接而延之中堂龐眉鵠首頽然而坐乎中
語纒纒移晷客出腰扇眎之先子點指商確者久之

揔

尚記小楷滿面蓋其近詩也先子使予見客撫予曰勤讀勿荒也既而歸予問先子彼何人也先子告予曰彼冬嶺翁與坦菴翁共出活所先生之門為當世儒林巨擘予於是始知世有二子矣後侍先子社中賞月有客後至長身古貌不揖而入眾虛左而待之坐定先子使予見曰彼所謂坦菴先生也坦菴之最予猶冬嶺之最予也嗣後不復頻相會歲庚辰之春先生招冬嶺及先子夜話予亦從焉先生賦詩云聚星不是荀公室尚齒還居白氏先先子答賦云社中耆舊多淪謝只有衰翁與二公今夜春風樓上酒更

知濃似舊來濃是時二公齒德兼尊為眾所推為儒林耆宿而先子與焉先詩蓋實錄也既而先子與冬嶺相繼故先生年最高而最久在予適候問則每悼二子之早下世時已退休寓京有年矣前時先生之既老也隻字落紙人間爭騰以為模則予所親見而其壯歲參越藩主眷之優渥宦業之勤渠出入五十餘年而不渝予之所不及詳知而親舊知故傳語以至今則猶予親見也頃者令嗣元熙將刻先生遺集予并語因叙先後識先生之大槩以致慕尚嚮往之意云
夏四月 享保六年

鵜殿氏族譜序

春秋左氏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錫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蓋天爵修而人爵從之故貴其人爵所以尊其天爵也既尊其天爵則胙之茅土豐之祿秩以重之而尚不忍絕之于其身又及之其子若孫世其家以報之及其久也子姓繁衍庶孽旁出於是乎有族以分之既有族焉則其世之遠近情之疎戚不可以不叙於是乎有譜以紀之三代之時有族而未聞有譜也譜之作其出於後世乎譜之設其重矣哉何

熊

居譜既作矣觀之者將曰某某之族也某某之裔也某人嘗有功乎國某人嘗有德乎民為其後者必克肖其先景慕欽仰之不置然則為之後者不可不自象其賢以答衆人屬望之意也譜之設其重矣哉鵜殿氏之先系出于大織冠其後若干世而為中將實方實方之後為熊野別當湛增湛增當源平爭權之時屬源右將受邑于紀州鵜殿子孫遂氏焉其後世隸足利氏東照宮之興有諱長忠者始班麾下既而元女良正夫人降嫁于吉田參議輝政卿卿卒夫人寡居諸子尚稚夫人上請召長忠之子長次稱大隅

號本為臣自是遂為世臣及相模侯光仲朝臣鎮因
伯二州遂從而移因州相繼掌國務隅州曾孫長春
夙好文崇尚先人之道延及予近譜其先系旁搜廣
索詳其源委著為若干卷徵予序其所以肖先象賢
使祖澤永世不泯之意可尚也夫
享保辛丑
夏五月

新刊花鏡序

書契爰肇文籍日滋三代尚矣自漢而還治經者闡
聖賢之旨脩史者傳治亂之迹以至於醫卜種樹之
書實初裨官之流各隨所好以叙聞見九派由此其
分四庫所以區別今清康熙中西湖花隱陳溪子著

溪子著

向

花鏡六卷凡水陸草木之花隨彙登載形狀有圖品
類有譜乃至灌溉培蔕之法種藝杆插之候亦咸著
錄禽獸蟲魚附焉爾雅視此多遺漏農經恨其有失
載嘗附舶東來甚為好事者所珍焉丹羽正伯氏久
遊學于京師善治本草向者奉教巡覽諸州採訪藥
物甄前人之未錄辨舊名之互錯近備負醫局仕方
駿駿未已也將校此書以登文梓附之方言取其允
當書來徵序予曰爾雅注蟲魚將以翼經本草列百
物專取療病此書也非此選也陳溪子隱居湖上辭
榮仕途追公理之樂志慕鹿門之隱書寓志於花卉

禽魚之間此書也亦其所好也宜為逸人韻士之所尚而非青囊家之要書然化而裁之變而通之則灌花養魚之訣將不為起死回生之資也乎梓而公之于世其於國家好生之化其所裨益豈鮮鮮乎哉古人有云以我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掩卷茫然正伯氏其知之矣

菊花百詠序

予既序玉山氏梅花百詠近又賦菊百首見求叙夫古今愛菊者必曰三閭大夫必曰彭澤令之二子也以國之世臣遭時之不造忠憤感激之氣不得洩於

當時而投迹乎澤畔戢采乎柴桑寓意于微物而遂菊之愛焉固其宜也今也玉山氏際金甌不缺之世翱翔名藩展其驥足豈有不平無聊之芥蒂於胸中而菊之愛詠其品類疊至百首何其愛之不已耶吾意菊之為卉殿眾芳而貞晚節固勝士韻人之所宜鍾愛者也假令夫二子顯榮平時何必捨此而賞富麗妖冶之卉也哉然則菊之見賞於二子時乎其不幸而見詠于玉山氏時乎其幸歟他時若載酒相會東籬下請以斯言質之

年癸卯

西關唱和集序

予與尚公氏別蓋二十餘年矣聞人自山陽來者云其學益博其詞益宏而參商相隔杳無消息屬者有人郵致其書則云前年韓使之來過其州之南界偕同寮諸彦與其學官記室接談唱賡壘麓者累日積為巨卷徵予序之故舊之義不可以辭乃言曰三韓之於我也自腆支王仁以還以文學相慕尚其來也舊矣壬辰之役戎臣効力擣其三都躡其八道俘其旄倪器械而還故我視彼蔑如也唯於文事則為未易與也蓋其國接壤禹服漸被有素激勸有具宜其一介使臣萍梗于萬里之海外逆旅草草之中連篇

累牘倚馬而辨然雖無罅之可抵而亦未聞有大可驚者也吾國表乎東海與函夏阻語言不同風尚亦殊綴文之士慘淡經營學其出驟而以與彼較長短鬪巧拙雖武庫之兵不無利鈍而我之上駟時稱逸材則我之所得不亦多乎予故嘗謂吾國之人資性甚靈可以至於道矣今視此冊歛而竒其所謂武庫之利者而殿之上駟乎小可以喻大一人可以卜天下豈唯文字巧拙之間云乎

草保庚子之春

熙朝文苑叙

天地之間陰陽相推旦夜相代而成歲歲積而成世

萬物生瘁榮枯乎其中而人藐焉而混處時焉而顯榮高車駟馬赫奕也時焉而窮乏簞瓢捭茹落莫也及其閱世之久也與物之生瘁榮枯者同泯然澌盡而悲歡寵辱無所復求其迹其唯修辭乎其人已徂而其名永存其世已移而其境尚住此其所以亞德與事而為不朽盛事也文之有選也尚矣當陽氏之善文有名而不傳自昭明之選而來英華正宗之編博收衆作沾丐後人唐有文粹宋有文鑒文海元有文類明則以文名者有衡有苑有範有則有選有徵有纂有歸翼運奇賞等書前後繼作其事亦夥矣延

及本朝在昔文獻之盛位者如林有文粹有續有朝野群載具列諸體郁郁乎其文哉中罹亂離斯文不絕如綫蒐輯之舉寥乎閭閻慶元建業已來文化丕闡詩書盛行時有著述互相傳誦屬者張藩官吏井夢澤氏纂近世文章之秀者曰熙朝文苑書未見徵序凡百年来名公鉅儒之文莫不采錄而曹鄒之陋亦與焉因謂今之徵古皆係乎辭之不可以已則千百歲之後欲稽方今理化之隆人文之朗者其必由此乎他日網羅今古成大制作欲傳吾邦禮樂典章之懿於四方此其嚆矢已

內藤氏族譜序

內藤氏之先出自御堂關白道長公第七子少將賴高其後五世筑前守盛遠方後鳥羽院時始賜內藤氏其後九世肥後守盛真始屬大內家麾下大內既滅臣事毛利家世以武著其後八世吉貞為貫氏所養遂冒姓貫氏貫氏之先食邑豐前貫鄉遂氏焉其孫□□今在京邸執事屬者持其族譜丐予改定閱其譜自曩祖以來二十餘世昭穆之次本支之別一屬犂然生卒事行亦畧收載非其先世重祖宗好文事相繼傳錄何以明且備乎舊本文字漫漶不可

加胡類切音協

辨者多為記其可識闕其不可識任滿將還因書其由云享保九年甲辰九月

故事雕龍序

昔者有談天雕龍之目蓋言雕蟲之技也江左崔氏世以文章著范蔚宗以雕龍稱之梁劉勰著文心雕龍專論結撰之事甚為沉休文所獎豈亦非當時駢儷之所尚耶明萬曆中脉望生林世勤著四六雕龍抽黃絜白類徵故事六襲其名也近者平安書舖仰山堂携故事雕龍來題云明丘文莊著凡二卷上舉文史之事下述身家之道學子家須知者彙括大旨

逐款押註其名雖同而其實則異青衿之士誦之則
亦足以通古今之大體識斯文之綱要觀其叙經名
學術自趣之所在雖無復序引之可徵其出文莊之
手可想也梓成為題其簡端云

事保乙己
之歲仲春

唐譯便覽序

古者辨無雅俗之別國風諸篇出於里巷歌謠其宜
予易近情而後生尚或昧乎其義周誥殷盤當時以
播告天下之人天下之蠢夫賤隸皆能通曉不待講
解亦奚見其估屈聱牙年紀已遠語言日新降及後
世耆儒碩師每難屬讀纔借當時之語以明前世之

文於是古者唯見其雅而今者唯見其俗鄭氏解經
有斗檢封相偶人之語此當時恒言耳後世亦苦難
曉自漢而還歷南北唐宋以逮元明不知其幾變揣
量隱度言人人殊至乃一事而數說爭出一言而多
義並興以此求知古亦難矣况乎本國之學上世嘗
傳華音譯以方語呼應幹旋之間主客已未之差又
別有口訣加之承訛襲敝其習已熟以此求知古不
知亦隔幾重公案甚矣讀書之難也生于本國而
求通華音在于后世而求知上世宜世之以為迂且
煩而不肯讀書也然苟有涉乎其本則亦何苦難為

而今之不可及古也哉冠山子生平肥長乎肥肥會同之地故多與閩廣吳會之人交善操華音嘗自東來求叙其所輯唐譯便覽予素不諳華語詔而未果近刻成書舖齋來催迫其書凡五卷彙以國音四十八字母標以唐話旁以國字唐音和訓及譯語皆具焉其功亦勤矣搽觚之士取而誦之則其於求知古亦庶幾乎

草保十一年丙午正月

慥慥齋初稿序

弟長準自前年告休在京向奉侯命詮次予集舊稿襍錯無倫多無益之語因取其中可讀者若干篇彙

為十卷題曰慥慥齋初稿尚俟他日之改正且續作者亦附載之二稿云草保丁未歲仲春日

茶志序

予性推素少嗜好凡彈琴圍碁蹋鞠之戲丹青之工一不解其趣人事稍閒則誦小說臨古帖以度日耳偶值清泉茂林之間一字衡茆茶煙輕颺碁聲丁丁然外聞則意每欣然而未會其趣也原夫前世有韻人屏迹城市構斗室砌怪石啜茗乎其中壁掛名畫几安古鼎瓶插奇花以自遣世之人歆其雅趣以為廬陸之派亞及其久也乃至邦君達官貴游子弟爭

相慕尚會之有所講之有式掌之有人而世之有專門之名家焉予之所識三谷南川氏傳其法于宗易氏之門今宦于菰藩而寔膺其任南川氏嘗慕吾先人之道從予問學近齋肅其所輯茶志三卷則凡與茶之事罔不備載乃請弁其首予以不會其趣而辭而以南川氏私淑先人之道而亦不得固辭况讀其書殆將會其趣乃言曰茶之尚也自晉唐而下矣陽羨北焙之產龍團鳳餅之製著于方冊者可徵也元氏而後稍失其制而凡所云茶者皆葉而瀹之非復古之茶而本邦尚嚴法故而不渝則禮之失何必求

諸野耶因叙其言以廣志之意云

享保丁未
秋九月

本朝七十二候圖詠叙

時序之流易也凡厥品彙隨候而榮枯盛衰焉人之感之也觸境而動懷觀物而興思故春焉而懷秋焉而悲者士女之由衷也雨露之既濡則必怵惕霜露之既降則必悽愴者孝子之至情也聖王因是以民之析因夷隩與鳥獸之希革執編考驗天象以治曆明時俯仰遠近無非事者月令所叙七十二候蓋其最詳而明者也而古今稽焉本國之於諸夏也壤地懸遠風氣不相接百物之生或有于彼而無于此或

多于此而寡于彼加之寒暑之異節致榮悴之早晚
前人有慮乎此別制七十二候曆史有以考焉頃者
後彫軒源君命工象物係以古歌俾予題其首嗚呼
天道流行運無停機寒暑相推而百物以生人則警
縱作輟不能恒其事而多致廢弛觀斯圖者感節物
之屢變知及時而競惕其益不亦大乎豈止流連光
景展玩丹青已哉
享保十三年戊申七月下澣

歷朝諫林序

予之未識松泓子也見求序其所著南都賦以未諳
其地而辭焉繼俾序其所輯君臣三鑑又以未相面

而辭焉客歲尋鑿西上之次招予河梁客舍縱譚竟
日偉乎其貌也溫乎其言也齒向古稀勤渠公事兼
耽墳籍嘗輯歷代爭臣之言上自三代之隆下逮明
氏叙其年世載其大略纂為五卷名曰歷朝諫林見
微弁語則不得拒焉夫聖人之導人使其趨善而遠
不善如斯而已矣故教以迪之于善而諫以格其不
善其事雖同而勢則異焉盖人有鄉善之機而學故
教其所欲受而權在我且漸之有素諫則不然君有
逞惡之萌而過故諫其所不欲聞而權在君且遏之
必遽夫權不在己而欲遽進其所不欲聞者而使從

已宜其憂憂乎難入也故或距焉或不省焉或禍其身而無益然以其難為而可廢哉亦必有術焉人之過也各有其類今之所以過者乃古之所以過也故古之諫其君者亦可以諫今之君矣曷若取古之所以諫其君者丹宸之瞽朦之清燕之暇誦而監之則凡事之可裨君德資治道者躍然而思行之可失民心促國脉者惕然而思改之薰陶夤習與性成則轉遽而難入之機而收漸而易化之功松滋子之輯此篇其有意於斯乎其欲引君而當道者乎是為序

享保戊申
春三月

甘露叙

禮云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夫子之於父母承顏膝下時有悅色則喜有慘容則憂仁人之事天亦豈不然故迅雷烈風必正冠危坐日焉而蝕星焉而彗孛旱乾水溢陰陽并隔則徹膳減樂鼓用牲于社以求消弭之方其然則和風卿雲景星鳳凰之出豈可不歡欣愉豫以仰荷天休也哉然運丁清泰四民樂業則休徵嘉祉可以卜當時之昇平兆方來之無疆若不然唯見其異而不見其祥服其名而不服其實故虞而鳳儀周而麟趾著稱于詩書之間

者班班焉。惟甘露之為瑞，見于經，則禮運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見于史，則漢宣帝時甘露降，集以紀其元，是為始。自是而後世載方策，在唐六典則為上瑞，延及本朝，紀于國史者，可攷也。是歲四月，丹之東鄙小野等邑有甘露降，著草木，葉甘且凝，脂邑申于縣，既而上皇宮苑樹上亦有膏露，折枝摘葉，班賜群卿下逮閭閻，篇章惟夥。方今四海晏謐，邑不聞犬吠之警者，百有餘年于茲矣。生齒繁殖而民無艱食之虞，文學興隆而家有絃誦之響，當斯時，天降膏露，豈不可卜聖代之文明，祝萬壽之無疆也哉。因為之叙。

之
年秋九月

詩經名物辨解序

予常慨學士家終身辛勤，以詩書起家者，子若孫或續其先業，傳至雲仍之遠，多寥寥。圓聞豈貽厥之不得其方耶？將興替之相代，不能必之數世之後耶？江村氏之先世通儒，學術積德百年，多翔仕途，懋名實而毅菴翁相識最熟矣。其仲子如珪氏夙耽學，尤精本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博涉群籍，旁參哲匠，上下古今，訂訛覈真，其功勤矣。近攜其所輯詩經名物辨解四卷來，則事簡而物別，可以為學詩之一助，豈

翅不致食螳螂之誤已哉吾知江村氏之福未艾也
及其請序書以勗之云享保庚戌

論語便蒙序

世之欲學聖人之道者莫不證之于聖人之言而聖
人之言因人事之實示之方法事父者與之說孝事
兄者與之說弟凡與人交與之說仁說禮說義說忠
信說敬恕猶告習射者以縱送之法喻習御者以磐
控之訣也自當初敬敷慎微已來歷夏商周列聖相
承其言灝灝爾噩噩爾皆闡明此事以庇兆庶而
範萬世乃逮春秋間列國士大夫互相告戒援古引

千

聖亦莫非此事而夫子之教特為全而備焉此其所
以集大成而孟子之所願學者也而徵之天下之人
不由其言則無以立而仰事俯畜日用而不知者固
已莫不囿于道化之中矣若夫游心虛靜用意高遠
則一點靈明即是我師雖無聖人之言復何憂於無
所則效哉亦不過照對吾心之所同然焉耳此先子
之所慨也淺野文安氏者播之士也嘗及先子之時
接其緒論今參秋田侯府以經術見器待奉命撰論
語便蒙因先子解參之集註丐序于予嗚呼先子歿
二十有六年于茲矣聲應氣求神交千里之外何必

待子雲于千載之後哉懇請不措遂為之書云

享保
庚戌

臘月
朔

一本堂藥選序

香川子從先人學有年矣先人既故奉遺言以迪後
生素通醫術有名於時嘗慨聖賢之道赫奕宇宙本
無窮冥希夷之可託亦無怪奇變幻之可駭降及後
世攻其道者襲虛無之說淫術數之瑣穢和牽搭支
蔓日滋自誤誤人貼害匪一欲為作一書祛其疑訂
其謬芟其榛蕪以發揚壽世之真詮而未果屬者齎
其所著藥選三卷來則凡藥品切日用之需者若干

種群其族類覈其真贋疏其名義則信乎為青囊家
必用之書而余之固所不能悉也因謂天下無二道
聖人無兩心天地之道一乎實焉耳矣曷可以虛而
求一乎恒焉耳矣曷可以異而究人之與萬物並育
乎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以有生享萬物之臭味以
有養故陰陽風雨之不能無傷乎人則必用甘苦辛
鹹之物以制之蓋財成輔相之一端聖人既叙之彙
倫建之禮樂而又置鑒藥之官講救療之方以躋蒼
生於壽域皆求乎實而有効寧乎恒而有準豈有二
歟自乎哉今學聖人之道以處天地之間相安乎綱

常禮樂之中而言濟世之方則祖襲虛無習傳奇衰
以為其道此香川子之所慨也予遵先人之遺旨志
于聖人之道僅得窺其一斑則知香川子之推先人之
道而通之于壽世之方亦不得已之心也故及其請
序為叙其語以還之云

事保庚戌至日

家牒序

惟藤氏之族蔓延於天下而其本皆出自大織公其
後以藤氏者有邑于賀于佐于遠者子孫遂以地而
氏官于進于齋于工于內者子孫遂以官而氏猶諸
暨之葛為諸葛屠原之申為申屠也而伊藤氏乃出

于伊豆考諸姓譜中世有長弘有長光距今五百有
餘年世代綿邈譜牒不明不知其於吾為幾世祖武
襄不敢誣梁公為祖崇韜何妄拜汾陽之墓豈敢推
為吾幾世祖哉然吾祖及曾祖而上諱皆連長字則
其為旁支餘裔也可知也今天下與同氏者不知亦
幾人夫而不皆相識自不相識而源而上則同其氣
連其枝共侍父母膝下左提右挈年紀已久產折派
遠窮而為途人嗚呼不唯恩之不能相親亦勢之不
能相統也不能相統則吾無如之何不能相親不能
親親也不知親親不知修牒也吾家自高祖而上有

辨而失名者三世其後可知者三世而為吾先君子
先君子以道德文章表見于一時天下稱曰伊藤氏
學則吾宗之祖也胤不肖叨守遺緒一二兄弟任文
翰分處諸侯之國為典籤記室之職予恐後世子孫
之失世守不能紹先君子之業作之族牒闕其不可
知而載其可知併及外姻婚家以為序云
享保十七年
壬子八月

論語集解序

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就張禹魯論集諸家之善作集
解梁皇侃為之疏至宋真宗時翰林侍讀學士邢昺
曰侃疏作正義凡世之欲學孔氏之道者稽焉自斯

以還學趨精微不必襲舊蘇王林氏及程門高弟各
有訓故而其旨未定南渡之後朱子採舊說而折衷
著作為集註自是而後學者循習以求義理古註殆
束閣焉本朝前世明經家亦習何氏學集註之東漸
蓋垂四百年矣康曆中津義堂鄭家講孟子論儒
書新舊二義異同曰漢唐諸儒皆拘章句宋儒乃達
理性故釋義甚高當時已知會程朱說矣逮正保馭
寓光祿大夫清公賢忠始經筵進講新註朝廷用集
註昉乎此矣夫抵百餘年來學子專治集注而習古
註者甚希古註或失乎膚或失于暗或失于略雖不

如集註之詳明而不驚虛不傷高要不失古義欲學夫子之道者不可不治焉青木生自東書來告刻成俾予序之曰著其由云

藥籠本草序

唐狄仁傑謂元行冲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蓋養賢能才畧以待器使猶畜參朮著苓以備醫疾也爾後手授五王收補天浴日之功其所畜固不虛矣牛山翁海西之良醫也宦兩豐之間相識殆四十年所究心軒岐之術在都嘗構醫仙堂著撰甚富予嘗序其書而記其堂近復輯一書名曰藥籠本草疏

青囊家日用必需之藥若干品詳其性味功能述其主治請序于予書來必促而不置予謂良相良醫其功惟埒方劑之書譚嘖嘖焉梁公以相業比之醫術今牛山翁及之醫藥以題其書梁公之績其偉既如彼則牛山翁之於其術不啻躋一世于壽域而後之覽者得其訣而利其用則將貽其澤于永世而無窮者其在是乎是為序

享保戊申
歲孟春日

叙琴臺稿

為學而不本諸經則猶目巧而作室本乎秉彜得乎聞見不復至大謬而事無準言無據不為行而冥作

而妄者鮮矣。讀書而不參於史，則猶管窺而談天。古今政俗之變，君臣理化之迹，何所見得失而為之監戒哉？故曰：讀其詩，頌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古之所謂詩書，兼經史之用者也。客歲琴臺子屬衛軍東來，留止京營，官暇屢蒙過存，講求古道，又携一冊，眎予，則其所著文字若干篇，瓜期將滿，予弁其首，且以箴其說，皆出入經史，學有淵源。予之所以欲告者，業已言之矣。雖稍有異同，豈復出其外哉？但思仁在乎熟義，貴乎集學，既進而尚有可進之地，業既成而尚有可成之務。今尚壯冀，日就月將，以充

其所學，予之所以將之者，乃予之所以規之也。遂書

諸簡端

享保癸丑歲
三月下澣

江州志序

昔者禹平水土，封山濬川，彊理九州，以作禹貢。自山脉水派之別，以至田賦之品，筐篚之實，罔不登載，以徵後世。爾後周官有職，方之設，爾雅有釋地之篇，馬史班書作已降歷朝正史，各著一代之制，總而為廣輿一統之書，分而為省府州縣之志。山川之形，便官司之沿革，陵廟寺觀人物土宜，罔羅細大，晰晰乎一隅之頃，以稽乎古而傳乎後，可考而據也。爰稽吾朝

先王之隆民部有帳風土有記亦猶其意爾中經亂離散軼弗完有識憾焉寒川子仕于江州膳所鎮世襲武職兼嗜墳籍時蒙書問相識殆十有餘年嘗著江州志百卷凡事之涉乎一州者訪之舊聞參之新得六云備矣既成將上之于府屬序于予吁江大國也滋賀開王迹于前澹海錫封邑于後湖山映帶沃墊千里韻人之所咏誦英雄於茲崛起地居襟喉之要富擅天府之名苟居斯州而迹斯州者得斯志而讀之則豈翅懷江山之如昨而慨勝迹之空存已哉繹其榮替興衰之由而思之則可以裨理化之原可

以立邦家之基矣於是乎書

享保甲寅歲仲春穀旦

象圖序

應永中南蠻人貢黑象鸚鵡事見野史爾來無聞爰享保十四年己酉四月廿六日廣南獻雄象一隻過京而留遂東所過觀者如堵圖像題詠都下喧藉或圖一隻請記其由以貽後葉回書郭景純贊云

象之為獸形骸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履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甲寅中元日

池田安誠翁六十壽序

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人貴富周人貴親而齒

則同所尚焉。孟子舉達尊而齒居其一，齒之為貴久矣。故巡狩就百年，君子式黃髮，古者之待老者也如此。其殷況子之於父母，屬毛離裏一體而分其齒之益高也，不可不致其愛慕之心。既致其心，則禮以文之，亦豈不可乎哉？近世父母之齒既邵，則每開一裘會其群從，盛其觴豆，侈其篇什，以志其慶事，雖非古也。亦先王之所必不廢也。夫婦姑勃乎，內親情薄乎外？父不父而子不子，則雖欲具三牲之饌，歌九如之詩而得乎必也。門內雍睦，子弟克肖，色愉容婉，百順具備，於是乎壽焉。以壽為過於禮乎？齒愈高則德愈

邵年愈艾，則愛愈至。孝子之心，豈不欲燕樂頌禱，日致其隆乎哉？然先王之禮，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所以養其口體也。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所以悅其強健也。杖則自五十而至八十，於家於鄉於國於朝皆十年而加優，亦因其日致其隆之心而節之焉耳。以壽為疎於禮乎？安誠翁賀之良醫也。今年壽六十，其子元真從家君遊學，今在都，徵予叙其交友壽詩之首，遂書。

寶永元年甲申之歲春三月

壽長澤粹菴子七袞序

昔者粹庵長澤子之東也，倡先人之道以干諸侯時。

先人之書未布四方。識者尚希。戶田侯東國鈞招徠文儒。長澤子釋褐入府。進先人之道。蒙其信遇。爾後竿牘問遺不遠千里。服事先人以終。先人之身先人已沒。歲時致奠且存。問予兄弟始終四十年。猶一日也。今茲壽登七袞。親如團聚。開讌招賓。哀之謠詩。遠見求予之文。嗚呼。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古者尚以爲成人。矧在今日。持循師道。不問存沒。豈翅久要不忘已哉。蓋人之考終。命者不唯稟生之厚。亦由夫平素作事周密克慎。始終若夫生資淺薄者。凡事鹵莽膚革。雖充恒致短折。古云堯舜之民多壽考。桀紂之

民多鄙夭。因風化之醕醢。致民命之短長。亦豈虛語哉。今長澤子生昇平之世。而躬耐久之操。宜其保古稀之壽。而齒髮尚不替乎。初予既頌其眉壽之無疆。而亦以喜先人之道之傳永世而不墜也。爲之序云。
庚戌仲冬

松鶴篇序

人賤則欲貴。貴則欲富。既富且貴。則亦欲壽。此人情之所同。而每難乎其兼得。而全享。既以自欲。則亦推之于人。親戚鄉閭相厚之間。而得焉。則造其歡欣慕尚之情。而宜頌禱祝釐之繁。故三錫之寵。眉壽之兆。

必也親眷會聚，俯觴致慶，以答天休。況子之事父臣
之事君，遭其得壽者，則益願勿替，引之以期無疆。取
諸古則比之日之升，比之月之恒，比之川之方，至比
之南山之不騫，不崩，取諸物之壽者，則比之松，比之
鶴，乃至荒唐無稽之言，王母之桃，海屋之籌，搜索引
喻，奚為不可？此人之至情也。惟小倉源侯元勳，世胄
武林，偉望任當方面，殿茲海邦，素敷文事，多士濟濟。
今茲七月四日，值五袞初度之辰，其文學石川正恒
在京募壽章若干，題曰松鶴篇，而傳侯之命，屬序于
予。嗚呼！侯地望既隆，而亦得壽兆，其欲壽其既壽，以

松與鶴為喻，不偶勝之，繪畫之，而詩之，文之，以上侯
之壽，豈非順侯之所好，欲引而當之道乎？洪範五福
既曰壽，富而攸好德，居其一，可謂善壽矣。
享保辛亥七月

祝壽小序

予未冠，從先人遊清和練，若時屬秋季，黃花盛開，奇
品異態，炫耀人目。爾後復從遊，則候向春，半百卉亂
發，院主快公酒食，款遇塵談，盡日而歸。屈指今已過
三十年矣。時時追憶，祇覺惘然，不意今茲辛亥，快公
因人錄示其所賦新正詩及和章若干篇，則齒方及
古稀，四方諸名彥之所和且壽焉者也。乃俾予序其

端鳴呼俯仰今昔世事滄桑變遷不一而大師嗜文雅耽詞章如曩日也而予亦以蒲柳之質猶不忘其初豈可不挂名其間以寓頌禱之意也哉

壽河合元恕翁六表序

人之所以貴乎壽者何哉以其德修乎己功裨乎人子孫象之親黨賴之而欲其享年之延長而報恩之圖窮也於是乎酒食以宴之玉帛以將之為詩為歌為績為管絃以各寓其意此近世壽之所以為禮也若夫無德之可述無功之可叙徒保期頤之齡而視息於天地之間其不為虛生者幾希川合元恕氏

之子之壽其乃翁其得所以壽之意乎元恕氏產乎勢而遊乎京周旋搢紳之間曾及先子之門兼治青囊家之術中歲仕與平侯于中津向俾其子就予塾而學焉今茲甲寅翁齒及六表將告老侯允其請俾子聚其祿署武職其子千里馳書屬予序以頌其壽吁翁壯而聞君子之道老而以其術濟一方之人雖既休告不吝其施則人其必祈其眉壽無疆而望其澤之不竭然則元恕氏之子之壽其乃翁豈止一家之私情已哉翁亦當之庶幾其無愧乎是為序云

年甲寅
春三月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四

終

